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謄錄監生臣張會詒

道園學古録卷十九

元　虞集　撰

墓誌銘

王知州墓誌銘

昔我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宫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書翰則有翰林承旨

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材游藝筆墨徧妙山水尤被眷遇蓋上於繪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為法拘嘗為大明宮圖以獻世稱為絕延祐中得官稍遷祕書監典簿得一徧觀古圖書其識更進蓋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符拜千户總海運於

江陰常熟之間焉泰定四年夏部饟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仁宗皇帝之遺恩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遷永嘉宋紹興間其先世以武功得官為保義郎數傳為自強生挺挺好佛學

生由字在之至元二十五年卒時年三十五今贈奉訓大夫温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其子也振鵬之兄龍孫為浮屠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即家開封緊子之功功縣名藝仁宗之世積拜寵異先朝文興孰究孰承慨玆其徵

曽巽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甫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

廟朝廷脩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大天子出獨見親祠太室而祠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彬然而來時則有若廬陵曾君巽初著鹵簿圖五卷書五卷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三十卷上之江西行省行省丞相烏哲善之二年以其書上聞中書省下其事太常禮部會議皆以其書為然太常禮儀使田忠良等以告中書丞相丞相以告天子有詔太常以圖書與著書人入見而巽初得對玉德殿上曰禮樂之盛如此皇帝之所以尊也

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太常其命以官於是太常奏為
大樂署丞未幾議立圜丘方澤奉太祖皇帝以配天凡
從祀壇壝玉帛犧牲樂舆博士雜議異初引援攷據沛
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讓焉是年郊於圜丘天大
寒雪執事者多不勝而異初在壇上領羣工登歌作樂
音節諧亮世其藝者不能及也明年武宗皇帝賓天而
太常緩禮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還西江之上
延祐元年典瑞曹勔光禄薦為典瑞知事弗就中書用

御史集賢薦除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留為編脩官編摩多暇尤得悉心文學著周易治鑑及充廣郊祀鹵簿舊說繪中道外仗等圖備極精贍而烏哲丞相入為翰林承㫖因入見以其名聞有㫖召見烏哲丞相番直命巽初以其書待於驂龍門下上方盥未御膳烏哲丞相言臣所薦進圖書人候進止廷中傳㫖召入徧閱其圖問人馬物色甚悉曰後當有用勑秘府藏之而命烏哲丞相傳㫖命巽初為學士巽初不敢當力辭

遂循進奏為翰林應奉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七年英宗皇帝大駕自上都還即親祠太室始服衮冕大駕之至廟也有司倉卒凡旗幢繖蓋之屬就以立仗行皆重大舉數人持一物天子製通天冠絳紗袍服之而輅弗素具遂易常服御馬而往弗稱上意丞相拜珠太常伊蘇濟斯奏取秘書所藏異初圖書而鹵簿太輿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蜀江南大木之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繡繪者作於閩浙人馬鎧甲被釆飾者作於江西

尨事嚴速務極華好方是時治平既久生息繁阜一時民力畢用於此郁乎文物之盛然與巽初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巽初亦不以介意識者多之有詔留守造五輅留守召衆工謀之皆曰自建都于兹凡宫殿城池園囿輿車服戈甲弓矢金木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不精巧老於事者或至年七八十皆無不更歷獨以為輅古禮器誠不知其法奈何省官考制殊憂之廼曰必欲為之無如曽應奉者命巽初專董其事按圖指授動中

繩墨工人咸悅將成又請習馬以備駕朝廷尤重其先處末幾國有大故事遂已而巽初亦歸居數年為天歷二年以集賢照磨名天子大興文治巽初因其長官以圖書進見於奎章閣末報予言于朝薦為太常博士亦末報三年閏七月二十九日巽初遽以寒疾歿京哉予以故人往哭之而纍然孤子之在側者號曰歸且葬無誌敢請予不忍聞也因為次第其家世云曾氏本武城人郕公之裔也據生漢末恥事新室始遷江左唐御史

大夫偉始分廬陵散騎常侍輝居吉水宋至和中割吉水置永豐而曾氏占永豐𢧐陽舉進士鉞舉八行又五世㦏融水縣簿尉簿尉生元老廸功郎浙西常平主管文字贈朝請郎朝請生晞顏仕宋為御史為兵部侍郎為江西安撫積官朝奉大夫歸國朝授承務郎湖南儒學提舉以子德裕貴贈某官追封武城郡伯母蕭氏贈武城郡君繼母沈氏贈永豐縣君巽初既貴得贈所生母丁氏宜人娶某氏封宜人子三人如璋如寶國子生

如瑄女如琇如瑗如璟壻周禎何深蕭斗生巽初諱巽申以至元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距卒之歲得年四十九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處巽初所自卜也巽初少敏於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禮慈而愛物兢兢然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滿家尤好内典體甚清羸終歲之間齋居之日十九夜半即起讀誦至旦無曠廢愛古器物名書畫購之不計其資嘗作武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弟而教之平生所著述自上進之外有致美

集三卷心性論理氣辨經解正訛合若干卷崇文函簿
志十卷明時類稾若干卷超然集若干卷韻編杜詩十
卷補註元遺山詩十卷過庭録二卷藏於家兵部初登
進士第為連州教授而我先大父尚書實守連甞薦之
巽初為撫州儒學録時我先公參政寓崇仁道過必來
見其也與其兄弟先後皆同朝而巽初尤久善故宜銘
銘曰
維廬陵曽氏系本武城分居江南日以茂盈恒以美德

出見於代歲月官封家有記載在永豐者昔垂丈聲逮于我朝父子迭榮肅肅兵部宋名御史風裁整峻荷槖有煒天命維新濟濟來朝廼使學事殿于烝潚才名孔揚將名將用而不少留宰木云拱伯氏之來令譽四馳逢時制作試於百為入直翰苑出掌考功曽未幾時以退為恭文事之委人曰季氏季氏舒舒弗亟弗靡舉體清虛奉盈弗勝問學沛然如川方增治平百年禮樂斯備有圖有書咨詢攸在至治之歲稍行其言旂常載塗

法駕軒軒方行而尼天意有待於赫今皇文治方大集賢之長文憲是司以其書聞天子用咨于時在廷咸薦其美庻聞多儀光於前紀鬱鬱之松弗茂而摧洋洋之淵弗暢以涸故山之麓藏此遺志志藏氣傳澤在孫子

胡彥明墓誌銘

公諱景先字彥明姓胡氏彰德安陽人也資慎愿寬厚方幼時以好善聞於鄉里稍長接事物務為含容以不欺為主本無與之忤者或忤之亦不以介意而忤者至

自悔責謝待之亦不問於初里有貸人錢者多至十數萬貧不能償主者責之急將自經公呼而與之語曰錢可得死不可復生何遽為此乎因出已金使償之其人得不死既而為券質公所公笑而焚之由是共服為長者尊之曰翁至不敢以字稱之兄景哲早世兄子亨在襁褓鞠育教成之不異已子事寡嫂岳氏有禮内外無間言子夔以儒學進用歷踐臺省與謀議侃侃正色不為俯仰明識法令出入經史言於廷中與宰相相可否

率闕政事大體為時名臣大抵公之教也今年公年八十朝之賢士大夫樂公之有賢子而廷臣有高年之親也相率為歌詩以道之使歌以壽公未及遣乃二月六日公方與親戚高會言笑飲食如平時忽舉手謝客端坐而逝又十日訃至京師彝為位哭踊俟旦見星而行其往弔之彝匍匐號於某曰請忍死一言彝抱痛終天無所逭罪敢以誌墓為託某退而考行事事狀云胡氏世本河南鄢陵人族葬之墓有豐碑參樹皆龜趺螭首雖

其文契漫漶考其時則故宋若金之顯仕者也國家兵至河南河南人北遷故公之父諱某府君始來彰德遂為彰德人其三弟皆歸故鄉而胡氏之在彰德者自府君始以㬌推恩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云公以㬌貴初封奉議大夫再封朝請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侯三拜而彌尊公不以自高也出入閭里常郤車馬不御與故人父老遊子孫或具杖几亦不扶也是以

燊為左右司數請歸養不許乞郡便養又不許朝廷亦知公之康强也留燊為工部侍郎公娶黄氏封安定郡夫人勤儉克相年近於公精神不衰子曰燊其次曰規歲貢憲府使為東宮典寶掾女三人婿曰鄭闕王闕李闕孫一人伯敬國子生孫女二人婿曰樊闕侯闕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處從禮部之兆次也大德中某與燊同為學官京師固已聞公之德久矣燊為工部主事時來就養某得拜於牀下焉瞻其容止之淳慤聽其言論

之篤實未嘗不慨然自媿其涼薄而嗟嘆其福禄之未艾也於時南人有為饌奉公者行炙公食而甘之曰燔不至燋澤不至濡何以能若是召庖人問之對曰法以上下釜皆新鑄置肉其内無旁附案其欵頂趾加火焉公曰得無損釜乎庖曰不暇計釜也公蹙然曰一釜之成謹而用之可數十年今一食輙毁吾不忍也後勿復為其於是嘆公之慎於用物者蓋如此事雖小可以觀德焉故善觀人者嘗於其微此之謂也然則公之家再

世封君身享榮養而子孫多且賢所以致之者殆非偶然也故爲之銘曰

胡氏之先胄繇神明族于鄢陵歷時積榮安陽之分則自鄢至敦本尚質以啟其世質本伊何稼穡書詩百年發興不亟不遲祖父孫子具名法從横金拖紫異席同寵宗伯啟之考工成之蔚蔚翰林中立勝之既壽既考感德則有有而弗宰益以遺後有水維漳清流洋洋維是固深千載不亡

趙曼齡墓誌銘

中議大夫太子家丞趙君曼齡以泰定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卒于官朝之大夫士來弔巷隘不足容車馬既斂殯諸京師東南門外執紼者相屬行路之人頗皆咨嗟以為何致客之多也踰月相歸葬于其鄉於是太子府正臣李某府正簿周某來告于某曰趙君之子幼其藏也無以識諸幽則無以示久遠比其子長知詢問其父時事則日既遠矣請託銘于來世是僚友之義也敢成

子之志乃求其爵里歲月以授某而叙之君諱某晏齡其字也姓趙氏相其鄉也自尚書工部辟知印轉八作司提舉翰林國史院管勾留守司照磨京畿運糧提舉彰德路林州知州户部司計覆實司提舉典設署丞拜監察御史太子家丞積官至中議大夫者其官簿也諱珪者其大父諱訥鄉人士尚其文雅著聞稱曰柳溪先生者其父也先生贈朝散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澶淵郡伯夫人李氏追封澶淵郡君者由晏

齡貴而推恩也娶宋氏亦澶淵郡君女二人皆先卒今在者一人林童也葬某鄉某里者從先塋也昔太常公歿太夫人使之游京師卒能成名以成親之志曼齡之孝也加意宗族又推其惠以及於妻之黨其幼穉自我而俯育婚嫁者若而人及曼齡歿哭之哀如喪其所親焉曼齡之義也學無不通而明於正術施無不能而宜於法律所交游無賢不肖懽然以相接而陽秋之辯亡所顧慮曼齡之能也轉粟入京師歲有定則曼齡之任

職也善用其人無怨無倦歲增運者多至四十餘萬石林鄉郡也曼齡習知其土之鄉俗治之得其情寬條約以佐善良剔蠹敝以革尨雜糞其瘠土為沃壤通末作以佐民用又以其隙為儒學新孔子廟為醫學新三皇廟民不忍其去具刻諸石至今存焉國家宗廟之外別立神御殿于佛祠會其成功率其費十餘萬及曼齡董役工加於常而費省其半復以歸諸計相於是重有賞賚以旌之若此者曼齡之政也以練習推御史由御史擢

丞春坊觴用矣年不踰六衰官不過四品而遽以卒告此人之所以為曼齡惜也銘曰

帝眷春坊慎簡賢能載謀載詢家用克承濟濟多士孰是之人靖共正直曰必御史峩峩法冠易其綬圭食穀食飲或謹攸司書功計勞不日以進如何不淑泯以澌盡安陽之墟有木離離昔辭而遊今歸以依其依維何永妥以固利其後人至于終古

莱讜父墓誌銘

國子生鄞葉恒之奔其父之喪也予弔諸程時叔氏之館初予司業成均時叔擢進士為僚恒用近臣薦補入學由時叔以見予是以弔諸恒去之踰年時叔為之請曰恒欲求子誌其父之墓而不敢請也其父諱父盖嘗欲以事功見於世而無遇於用乃退而自修于家家有昏喪之事必求諸禮法戒恒曰子必服儒服行儒行使見於世曰葉氏儒家遣恒宦學京師曰吾且未老子必卒業乃歸盖其志如此今不幸没而恒也不及視其屬

纊故其哀尤甚也譓父諱遜世隱不仕生於宋景定三年四月丙申卒於有元泰定五年正月壬午天歴二年正月乙酉葬諸其縣翔鳳青山之原夫人赭氏祔子恒恂恂為譓父弟之後女溫適陳亨淑適王壽朋孫男褎女靚銘曰

士之制行嗇歸於是弗及於已又以㬎子求道習禮足以殁世神相其志克成永久

王誠之墓誌銘

國家之政莫重於刑獄匹夫匹婦之冤近起於州縣而
飛霜大旱之變則朝廷當之故君子之論臬事者無問
吏大小有可書則書之盖慎之也故贈奉議大夫興和
路治中驃騎尉追封仙靈縣子王君仲信字誠之者今
朝列大夫陜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敏之父也至
元十四年誠之為遂州吏目州之遠近有男子一人婦
人一人各以事相從入城會莫投逆旅異室以宿夜半
男子者潛趨婦人將私焉而婦人已為人所殺流血狼

藉男子驚逸而血在衣履旦事覺捕卒蹤跡得男子吏
文致之欵伏事上州誠之察其貌若不盡其情者召逆
旅主人問之曰婦人入室前寓者何人曰有伶人婦久居
之曰伶人婦所與往來何人乎曰州小吏實善之既而
交惡以去誠之密以他事召小吏至小吏已心恐詰之
具言狀殺娼而不知為他婦人也即日盡得其情獄具
男子得不死二十三年在松州幕李甲殺人而匿其尸
事具五十日而尸不得獄不可竟誠之曰囚實殺人尸

久將不可驗綏獄貫死吏豈勝責耶松有山多石疑尸在焉率吏卒索之時春猶寒蟄未啟有大蠅薨薨馬首若導之者誠之曰神其告我矣綏嚮從蠅所之有亂石如壘者蠅投隙以入命卒發石尸果在而李甲伏辜至于今四十餘年遂松之人猶能道之嗚呼州吏目位在天子命吏之下而用心獄事神明若此使州縣人人不以庸廢事貪侮法若誠之所為者天下不致刑措已乎故誠之之事予在太史有聞猶將書之況其子請誌於

墓可不具諸以示來者誠之之先平陽隰州永和縣屬步里人大父定昂仕金為統軍佩金虎符行軍河西遏人畏之父順以貞祐之亂避地仙靈縣之暖泉既內附遂居焉誠之年八十而卒延祐二年六月二日也墓在其里之西南夫人姚氏贈仙靈郡君子四人恭讓禮敏

銘曰

昔漢于公治獄不冤自信有報于其子孫天人之會間不容髮彼抑克伸我暢斯達遂松之郡邇於京都吏責

之難期會走趨曽是岸獄遑究遑恤此有良吏克盡厥職疑似之蹤詭伏之姦孰死孰生一決以天暖泉之墟藏罷以往優游餘年就本斯焚有美御史克承厥功食德而豐旋吉則封邑于仙靈我君我長子子孫孫百世來享

王公信墓誌銘

永平古右北平之故地也故其俗善騎射而其秀者則好義而能文若王孚公信其人是矣公信生而失其父

四歲母又歿然卓然能自立稍長獵於水濱見大魚在水中即下馬手搏之挽以登岸即大蛇也蛇得脫逸去行五里許蛇從旁道追及開口噬公信公信挽弓逆之矢自口貫咽喉蛇宛轉跳擲而死人固已服其勇矣然公信不以是自多退然若不勝衣循循然待其鄉里長者他日行過大樹下見石上有遺物束以絳巾因坐守之自已至未無至者且日暮有婦人號而至曰吾死此矣公信問之曰家有急難從人貸鈔二百五十至此憩

而遺之既喪資事亦無及不死何待公信擲與之不交言而去里人多知其事而公信亦未嘗自言也游學洙泗之間學益進所至人師禮之其子某與鑒書博士柯九思同以說書事英宗皇帝潛邸因柯博士來求書其父之事而表其墓曰始先父以孤子贅李氏生三子而某獨存又得官至七品而父母皆得封亟思有以表之先父嘗以永平為隘曰隘則窮非吾樂也子孫亦不宜居是京師天子所都吾得託魂魄於其郊則余志也而

爾子孫亦利於進取焉致和之兵永平阏焉繼以荒饉存殁弗寧而某奉先父於城東有固有安非先父之明乎乃為之書曰公信先世皆陰德至公信嘗及許文正公門所與遊者皆一時名公卿兼通天文卜筮兵法嘗用憲臺薦教授冀州以恩封從事郎妻李氏封宜人子三某某官早世某承事郎某官思立蚤世公信以泰定丁卯某月某日卒享年七十有九銘曰

力可以武而以文舉道有遺金義有不取京城之東土

厚以容馬鬣之封永固無窮

王宜之墓誌銘

太原王公宜之之居京師也善教其孫君子有聞焉大德之末宜之將老而其孫守誠可學矣宜之歎曰前數十年兵事未戢民無以安其生士固未嘗學也今有生聚之樂又在京師四方賢者來聚焉學者不及此時則暴棄夫天之降材矣乃屬家事於其子以教孫為己任度館舍於所居之近禮大儒先生以為師命守誠與閭

里之秀共學焉日視其饌羞使施教授學者無或他慮或曰子欲賢孫之速肖則勿汎及使而孫得專師焉可也宜之曰惡是何言也聖賢之為教也豈有私乎且觀感而化朋友之功也度吾舍所能容而已盍從其招延者故中書參知政事東平蔡公逢原太史院使國子司業齊公伯亨皆其人也守誠稍長入國學文譽日起宜之心喜之而勵勉益切至及守誠試南宮第一人登第歷館閣清要為御史而宜之已久去世不及見矣守誠

之同年進士呂思誠鄉人也適在史館訪采見聞以闕

守誠曰若吾大父而盛德未有所記載也時日以

遠則事日以泯不亦悲夫乃相與謀以予嘗識宜之也

來求表其墓云宜之姓王氏諱得福其先朔州人自諱

彥府君徙應州生伯元仕金為某州管領人匠官佩金

符生璋娶胡氏金亡時避地太原之陽曲始為太原人

諱璋君嘗以歲三月見太原人上塜泫然流涕曰吾獨

不得以杯水洒吾先人丘墓乎宜之時年十四矣立侯

少間啟曰大人何甚感如是乎曰兵難中吾家橐葬應州二世矣曰適應州何鄉墓在州何方有故人親戚誰何知殯所乎則具以告明日宜之徑走應州物色得墓負遺骸以歸深得父母之心而父母初不知其去也鄉人共歎異期望之父歿與昆弟共財薄取不競敦讓友愛其配韓夫人克成其志閨門之內其教行焉有二女子方齔適父母俱晨出及午而饑煑豆以食及熟相讓不肯先日晡父母歸猶未食之也宜之甞病而劇久之

乃愈取古醫經讀之得其遺法深意又從名醫和氏決疑遂高於其術至元初來京師宰相聞其名召之省中主醫事病得藥而瘥者或酬之金曰吾有奉入矣義無兼取卒弗納而貧者更稍與錢米使得以為生以為常稍遷諸路官醫提舉宜之歎曰吾儒者竟以醫名乎遂棄官不復仕嘗行道中得遺珠因宿留道側俟之則西域大賈所遺也賈直鉅萬宜之詰得直賈所遺者即投之賈均請以萬金為謝不受也築室京師先立祠堂買

墓田國門外又購旁近閒田以待親戚之無以葬者蓄書至數千卷居小齋編書邵子擊壤集中詩以自況持已毅以介治家儉勤與人交誠懇周厚有古君子長者之風焉延祐二年二月廿一日卒年八十子男晦御藥院大使贈奉直大夫禮部郎中驍騎尉壽陽縣男女二太醫劉寂太廟署令劉益其婿也孫男守誠監察御史曾孫男射亦向學王氏遂為詩書家雅有令望原其成教則自宜之矣銘曰

猗歟王氏世德未宣自朔還應至于太原侃侃宜之時來京師教其子孫學禮學詩奕然輝光為時聞士堂封孔崇百世茲始

倪行簡墓誌銘

成均弟子員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耳倪居敬字行簡永豐人循循退讓而人弗敢與之狎兢兢自持而人不得病其固言若不出諸其口而為貴游講說論議則明乎學術之辨至地理名物人姓氏皆究

知無所敢忽不矜以取憎不佞以求合氣平色溫負其師友不敢以其生之遠而鄙夷之也不幸不及仕而死於道路同館之士聞而哀之况其親乎其同舍生盱江朱禮悌以其親之意來求墓銘居敬生至元己丑延祐戊午游京師又三年始得入國學又數年補國子伴讀天歷己巳貢其名於吏部於此又二年始得注官乃以其閒歸省親至順辛未還京師行至滄洲之長蘆病舟中同邑曾仲譙醫者也實同舟療之五日而卒槀葬道次

是年除中興路儒學教諭明年始克歸葬其里之某處父曰魯母某氏妻某氏噫其父母妻子方待其得官來歸而以喪至哀哉銘曰

離别栖遲垂十餘年官學之成甚苦且艱得官身後槖殯道閒傷其親心予所為歎我為墓銘表其能賢以慰其親俾後有傳

鄧伯某甫妻田夫人墓誌銘

鄧存之奔其母之喪也其友虞某弔之存號而言曰烏

乎存忍棄朝夕之養千里來京師從辟御史府誠幸太夫人康強時勵節立身得君之禄以為養今不幸不然矣抱痛終天哀哉亟歸葬不敢緩墓有石當誌存不忍言也予幸述諸夫人姓田氏京兆藍田人父某母某氏生若干年而夫人以疾克終伯某甫生男存瞿女適安西路儒學教授趙瓛君卒若干年而夫人以疾終于正寢得年五十有七寔大德八年十月也明年某月甲子葬于安西咸寧縣洪固鄉從府君之兆也初存嘗為某

言先君生三歲而孤祖母楊夫人故儒家習詩禮惇惇涉艱險排患難躬教我先君以至于有立及田夫人歸而相先君奉事無違禮足以當楊夫人之心蓋楊夫人勤苦自誓終身不肯御酒肉也及先君卒田夫人治家教子率循其故亦誓不御酒肉如楊夫人之志某是以知其為賢母也久矣故為之銘銘曰

有賢鄧母下而從夫宅幽永寧歸福厥家

汪夫人墓誌銘

貴谿彭應松葬其母於所居之近三年矣猶日思慕若未葬然其言曰始吾父棄諸孤吾大父母高年亡恙非有他子婦也而吾大父母樂養終身吾母之孝也吾兄弟之生也力足以致乳母母曰毋以巳子害他人子也皆親育鞠之及長又擇明師以成其慈訓使吾得世詩書為善士於鄉吾母之教也始吾上世傳世為一子今而後子孫衆多吾母之澤也自吾母主吾家家日以大用日以廣然而祭祀賓客之事與凡役力粟米公上之

共常裕而弗遺吾母之功也吾舅氏貧約自處吾母給
助之使得備甘旨以終養吾母之功於姻戚也歲有餘
蓄則儲見之食者隨周焉吾母之惠乎鄰里也不幸今
不及養矣又無以顯吾親若齒德之不述將無以示吾
子孫則不孝之大者𢌿因同郡汪叔昌述其狀以屬諸
爲墓銘者云叙曰彭母汪氏也貴谿之田西其鄉也華
卿其曾大父文穆其大父也衍其父也諱英字叔華父
者其夫也應松應梓應梅應桂者其子也宗漢宗海宗

澤宗溥宗浩宗演宗洵宗濟宗漸宗泳宗湜十有一人
者其孫男女則四也紹德其曾孫男女亦一也宋端平
乙未其生之年大德丁未十有一月乙丑其卒之日也
石之下有土謂之王侯石者其葬所也葬之所有石石
有銘為之銘者西州虞集也銘曰
嘉植維貞特生不扶久始克達柯條榮敷柯條榮敷土
德之厚如家克繁繇予有母匪彭無盛世鮮弟昆衍有
母汪四子多孫孫之多有支别易遠遠而扶疎視此其

本子孫孫子來省歲時永永勿替石具有詩

鄭夫人墓誌銘

翰林待制袁君喪其配鄭夫人十七年恒獨居不更娶君子以為難或問之曰先妻相我事先君無違禮其死也前先君之卒八日以是念之不忍亡而楠也於先樞密太師越公諱韶為曽孫於嚴州大夫諱似道為孫處州大夫諱洪則孤子也由其有子傳序為適是以重之乃告其友虞某曰子為我誌其墓以銘謹按鄭氏世為

鄞令族太師尚書令魏郡忠定王清之為宋丞相追贈四代皆太師魯國公魯國公長子曰冲之國學進士贈中大夫忠定之兄夫人之曾祖也娶遏氏封太碩人大夫生次申中中大夫寳謨閣待制贈正奉大夫娶汪氏封宜人正奉生太原朝請大夫直秘閣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娶汪氏封宜人實生夫人夫人諱闕生數歲袁氏請昏有成言及長而歸之袁氏大族歲時廟有祭朔望承問有禮雖易代不廢夫人為冢婦不及事其先姑能帥

娣姒以敬宗事大德戊戌闕月卒年二十九子璋早夭次璀次珖女四長適餘姚州同知趙孟貫餘未行葬在鄞縣桃源鄉之潘奥某年月日也翰林師友前代遺老專志一原博極羣藝貫通精實不涉凡陋與之遊者歆然各自知其不足夫人為之配至使歿愈遠而敬不衰其為德可信矣夫昔宋在江南故越多功臣世家惟史氏最貴理宗入在藩邸史衛王彌遠進鄭丞相授以經由是積恩禮義並史氏表越公由治臨安執經十餘年

門代甲乙相次今徽文獻于越乃在袁氏闕
鄭丞相為之衰及再入相年益老益感遇碩人不忍舍
其孫留之左右是時賈似道師荆湖數要軍用丞相格
不下後十年賈相用事遂擯不用家居二十餘年而卒
無嗣獨生夫人翰林仕於朝四遷至待制長兼史事璀
珖方嚮學夫人皆不及見悲夫銘曰
翼翼維鄞暚其大門匪王若公民則不聞維時孫子不
顯車服我其流流孰往而復居之恂恂養之循循蔚其

成文夫人來嬪嗟德實難民鮮克之肅肅夫人久甚匹之獨嗇於天而不有年歸嗇無所闕　夫制其恒子厚於承氣止復升高丘是徵

周夫人李氏墓誌銘

番易周瞰與其弟明之游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直應極實致之得為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瞰凡弟出篋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焉未幾遠方獻異獸

曰麒麟暾作賦千百言上之中書省丞相大悅以屬參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是時陳策進書獻歌頌常數十人無所遇獨暾見知時宰人人羡道暾矣一夕暾感異夢旦而治歸明日兄姑留幸有以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為之喜而起後六日乃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暾聞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為榮而為感若此惟先生辱為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予竊感而悲之為次第

其語云暾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沙堤其曾祖松善為生以資顯祖時榮父天驥以文學名適周樸儒家也昔者周氏以明經取高科者歲相望樸弱冠受尚書能有聲及得内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遣暾明從師而無牽於愛暱故能以卒業閗子三人暾明其幼禄女二人其壻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横山其葬處也銘曰

有肅兮閨門子森森兮孔文案有饌兮尊有醴不少延兮誰怨樂兹丘兮勿諼

史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惠正前承務郎四明史君𢇁卿之夫人是為銀青光禄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奉化郡公贈開府儀同三司岩之冢婦金紫光禄大夫贈太師齊國文靖公彌忠之孫婦贈太師漸之曽孫婦也夫人曽大父太師雍國忠肅公某在相位時生第三子孝宗皇帝賜之名沆孫中奉大夫大府寺丞不歸居蜀居臨安賜第無子以兄子為子諱曽中奉大夫軍器監丞贈令人生子

一人曰紹雍三歲而夭及生夫人最鍾愛不幸監丞府君與史令人皆即世舅氏取夫人鞠之以適承務君生子曰晉伯咸伯生女曰婉伯適忠勇校尉溫州路同知瑞安州事阮申之婉伯適沿海上千户別里吉孫曰公壽公熙公黙公勳公杰公黙孫女二夫人内外家皆宋世臣宋亡世家多淪喪夫人相夫子食享無遺闕延祐三年夫人相夫子醫言天台有靈草生至服之乃可矣會阮氏婿佐州黄巖晋伯奉夫人以往服食踰年方不

效乃還鄞延祐三年六月巳酉卒葬之某處晉伯以承務君之命來求銘夫人某大父再從女弟也不敢辭謹叙而銘之銘曰

夫人幼孤舅氏焉賴及長而嬪遭時易代雖子貴宗弗與盛會承夫鞠子實既瘁痗憔其晚康而身不待繄德厚原何千百載

趙夫人岳氏墓誌銘

夫人諱惟德徽州路績谿縣主簿岳君浚之女平江路

儒學正趙君槱之妻台州路儒學教授君辰孫之冡婦也岳望安陽常州宜興人趙本蜀故家今居杭學正故宋參知政事楊公棟之曽外孫夫人故宋參知政事姚公希得之曽外孫是以合二家之好焉夫人自大家嬪儒素甚宜其夫而得於舅姑親族敬焉至治二年從學正官平江歸寧于宜興病學正以舟迎之至則夫人歸矣道卒舟中學正不及見哀痛過篤舅姑聞而憐之命槱曰予買地其以某年某月日還葬夫人生以至元丁

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以至治壬戌四月一日子一人

魯兒方一歲銘曰

大家有子歸儒宗材堪相配非不逢命也不淑先罹凶

娟娟玉雪秀所鍾保此無憾寧幽宮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二十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杜申

道園學古録卷二十

元 虞集 撰

墓誌銘

祝夫人墓誌銘

為老子之法者歲以其徒從大駕上都丙午之秋獨先馳還於京師者玄衍也玄衍行踵門而來謁願有求焉余見其蹙然而瘠疑不類夫為其道者其鄉之士有友

於余者為之請曰玄衍之母是饒州安仁縣周絲衣氏之裔國賢之女祝君泰來康叔甫之夫人也其歸康叔也年十六舅姑始安其養以老康叔在宋末嘗一起家教授鎮江終不行自為精舍以居學者賓客之屨滿户外酒食之饌不以貧過儉母必親之教其長子敬中以儒術世其家三孫矣教其女以嫁於鄧椿氏成家矣盎後康叔二十四年而卒享壽七十有八年玄衍為道士遠遊者母志也母卒以正月玄衍聞訃以六月將葬以

戊申之四月求墓之銘於京師以歸者兄命也墓在崇義之荷塘山其鄉也康叔之舊墓土疏而善圮今故遷而合之也祝氏世次在康叔之志玄衍之求者其母之志之銘也虞某曰悲夫人之於其親也忍百里之行於旦莫而有待於予言也予何為拒之而無以慰其瘠也

銘曰

玄雲滃兮將雨鶴刷距兮抷土有子歸兮藏母窈窈兮碧山坎幽兮及泉夫子往兮二十四年卒同歸兮從以

遷噫靈祇兮孔阜相禁呵兮有道逝勿毁兮永久

潁川夫人黄氏墓誌銘

撫崇仁陳君德敬之妻曰黄夫人諱斯崇其先豫章人故宋吏部尚書諱疇若之曾孫女巽園先生公僅之女也其歸陳也是為故朝請大夫知融州兼本管安撫諱元晉之孫婦湖南節度推官同祖之子婦也陳氏自安撫以進士起家宰贑倅長沙守融為邑望族我先從祖亡姑為之配封宜人有二子節推其長次為江西運幹

諱懷祖無子節推之子長曰將仕郎舉孫次曰懋孫是為德敬為運幹後德敬方弱冠當宋始亡陳氏故大家不足以勝新附之重役困迫有甚編庶節推為德敬求婚猶必擇詩書令族是以夫人歸焉敬戒如禮宗姻咸悅相德敬承節推之喪嬰家務於搶攘之際竭營辦以足官逋斥簪珥以嫁孤妹歲時祭祀親戚慶弔未嘗疏濶德敬故昇平公子好賓客輕貨財不以時興事殊為意而家幾毀焉夫人左右彌縫補苴遺缺終德敬之世

既老益以勤儉自勵掇拾遺餘家用小康生子曰宗諶以節推遺命為將仕後抱從子宗紀以為己子一門之間母子兄弟藹如也益夫人昔聞訓子家庭舊矣其族自雙井分居今富州之沇溪宗人甚衆至尚書公貴顯詩書文獻大聞於世至巽園數傳矣遭世變不能安其鄉來就夫人以居峩冠褎衣動止嚴正口不道非法之言身不交凡近之友寧受躪藉攘敓略無争報之意讀書以自娛賦詩以自見雖以慷慨係之而無悶是以夫

人為女為婦居兩大家而有足稱道者云其生也以宋寶祐丁巳八月二十九日其歸陳也以大元至元庚辰之冬其殁也元統甲戌之正月初四日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十一月壬申日宗諶等葬諸長安鄉四都貴窟祔葬德敬之兆德敬用江西帥檄為崇仁江夏巡檢既而棄官不復仕宗諶之子二人長某次某女五人某宗紀之子三人長曰某次曰某幼曰某女二人集大父尚書雍僕既出蜀以宜人之歸陳也過茲邑而因寓

焉至於今五世矣是以宗諶等求銘焉銘曰

貴䆮之阡陳氏緜興其興降升夫人世家人門實稱寧魄於玆趾美來徵

史氏程夫人墓誌銘

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諱念賜君之妻而光之母也夫死子幼夫人守節自誓以撫育其孤會國朝以金始亡將併力於宋連兵入蜀蜀人受禍慘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一二謀出峽以逃生夫人亦將攜其孤

依鄰人家翁走東南取黃金囊而繫諸腰且行遇掠兵
大至即竄身伏林間俱伏者兵盡驅以出列坐地上擬
以白刃曰有金者免殺有鄰嫗先免過夫人勉夫人速
出金與不死夫人曰金亡矣不死耳吾兒無資以逃終
必偕死吾死而金在幸以活史氏孤嫗歸幸語吾兒來
求尸取金兵從夫人求金夫人辭無金遂見殺嫗求孤
兒告之明日掠者退鄰人父老以其孤與櫬求得之即
斂以瘞偶值善畫者為象其容貌而題之曰史光母程

氏以嘉熙戊戌十月二十七日死於兵難年五十四遂
負之而東至湖州止焉光時年十三耳今湖州有史氏
自光始云泰定四年三月孫台孫來京師以先世鄉里
之舊來告曰史氏之有後於湖則我先曾大母以死易
之也今九十年矣昔大父猶有望於西還申其情事卒
不可得而先人當内附之後亦未遑於紀述顧以屬台
孫焉代易事从日就湮没從事於浙東帥幕嘗以告諸
國史四明袁公章既為之立傳矣而台孫之志有未盡

焉唯曾太母之喪既不復可知其處請刻木象神具衣
裳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以藏體魄也象而藏之殆不
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以示子孫傳
來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子某感其言為叙其次而
著之史氏自唐吏部侍郎嚴從僖宗幸蜀因家於眉州
其墓在青神再興院之里族大多顯人而程亦眉之故
家名族念賜君歷官行事生没歲月無可考徵而光之
居湖也稍長痛家世之禍感母氏之志歲時西望輙悲

痛不自勝見者為之垂涕於是勇自植立遂以武科奮積官武翼郎浙東兵馬都鈐轄娶閔氏二子曰圭文故宋舉進士脩職郎瑞安府司戶參軍至大閒將教授平江之嘉定未上而卒曰璋文早世圭文之幼也聞母之有疾痛不忍聽更以爐爇左右臂以代痛母疾止乃已後武翼嘗病累月視藥未嘗解帶病亟哀號祈天願以已壽益父夢或告已曰感爾孝念予三齡武翼果又三年乃終娶陳氏子男三人台孫歷浙閫兩帥幕今為某官

介後璋文由舶司幕長將改除喜孫業進士女二人皆
適令族而孫男子六人女二人以次名之曰淵源澄清
潤澤深演葢有所識也自武翼以下墓於烏程三碑鄉
之郟山三世矣而其表首著程夫人事云銘曰
郟山之原隱何隆隆誰其有之自蜀來宮一爐之徵三傳
彌豐原厥保存有母之功酌義就死言何從容知有史孫
不知有躬體則禪續思無終窮精神不亡來依來從凡
爾子孫罔不敬共去之千古猶高古風

史夫人改葬誌

史夫人虞氏之殁也葬鄞縣翔鳳鄉鍾奥夫人之子晉伯以其父承務君之命來屬某叙其家世年月以銘其墓文成故翰林學士承吉魏國趙文敏公書其題矣未及刻石而晉伯之子公點公黙相繼殁或謂晉伯曰先親之體魄弗寧則後嗣傷焉今鍾奥之藏深僻絶人迹風氣弗完神靈殆弗妥也盍改諸晉伯貧未能也會阮氏壻來寧鄞婉伯從其夫以來見晉伯之以是為憂也則

曰先夫人於我兄弟尤鍾愛敢不用吾情乎晉伯涕泣不忍言婉伯曰此吾責也吾聞高祖齊國公與高祖妣戴夫人在辨利寺形勝處也吾家嘗食其澤焉子孫為兆以從葬於先祖禮也舍是弗圖可乎晉伯曰是不肖孤之志也婉伯請於其夫出財以相其凡役伐石築亭購旁近山林以附𥂕之遂以天歷已巳十二月庚寅改葬其處既竣事乃以書達京師命某書改葬之故且曰昔吾母之存也吾妹為吾養吾母之疾也吾妹為吾醫

吾母之殁也吾妹助我克成其喪墓處弗利而改葬也又悉出於吾妹氏夫婦之力晉伯不孝齒髮日以變而嗣息淪没望其稍有立者㓜子公壽而已不及此時求子一言以識先親之終始以表吾妹之所以相晉伯之不及者後之人何所聞之哉某聞其言而悲之故歷叙其事俾刻墓碣之隂且使惇於親愛者有所觀感焉至順三年七月朔具官虞某記

表

王伯益墓表

皇慶癸丑二月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冀州知事莫正已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殯於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為詩文傳之又為作畫象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

又謂某為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為吾伯盆所藏云伯盆
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盡羣兒
所讀書問難其師其師為絶席引寘坐側羣兒無敎與
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如鄉
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章博果密翰林承
旨唐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為已任一見伯盆皆曰竒
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秩浼伯盆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
地薦之久之不得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滿三年當

得四品官即以伯盆為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
二公相繼去世無為伯盆言者柳唐佐為言於張子有
平章平章事隆福宫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盆為上
客留署其府為徽政院照磨調真定録事陵州判官改
將作院照磨伯盆皆漠如也徒日與彰德田衍師孟河
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為神交時人
望見之皆以為古仙異人冀一得遇待為幸閻承旨時
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盆宜供奉翰林茍有意幸得見

之伯盆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然伯盆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盆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槖中金不識記數及貲盡盆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胷中了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爲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

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竒絶者當委身徃遊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蘂伯益之詩旨意不廹於事物而律法深穏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為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仙又嘗深坐黙究為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為外境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髙去世人已逺當得大徹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莫歸坐閲按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

未至伯益忽拊几却卧不復言禁鍾不盡一聲趣喚楊載杜本來而復瞑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羣者耶方伯益在斂某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為生幼女若為得所歸弱子若為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為已事一坐皆欷歔不能仰視以是莫知事治棺槨後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烏乎是為表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公諱文用字彥材真定路槀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於歸徳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内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中式真定時以真定槀城奉莊聖太后湯沐歳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和林城世祖皇帝在潛藩

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以憲宗皇
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壽國正
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
太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為使召遺老於四
方而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
公治玉峯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為盛己未世祖
以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
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

月世祖臨江閲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為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世祖親科甲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争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爐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立起竪鞭仰指曰天也即賜卮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憲宗崩閏十一月師還庚申世祖即

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為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壇叛據濟南從元帥庫庫岱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壇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珠奉詔取宋召公為屬公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略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為說公病不行

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上曰董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為國效力令安在召授金符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琿塔噶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為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靜乃為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凉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為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户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黄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濟

必特穆爾者鎮西方其下縱横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辨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寛裕如貴人以重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淩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僂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

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
廷宜勿急自是諧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略
使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
公為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
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
卒不及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
巡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
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

見其墾闢有方公為詩表異其守伊喇令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治為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圖公奏公為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赫舍哩赫舍哩阿哈瑪特私人也其徒間安圖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自赫舍哩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上望見曰董某顧為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别令取給有司阿哈瑪特知不可譖十三年出公為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

路諸軍鄂囉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為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絶於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獘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迺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為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於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

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會是
未運而民已憊矣迺為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
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
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為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輒溢出
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於河即浸淫及衛令又道
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
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
也事得寢不行為郡多善政民有去思㒷見郡教授陶

師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遐觀之亭於故丘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老人裕宗在東宫數為臺臣言董某勲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為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逈召公為太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隷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

為虎也今司憲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蘭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哈瑪特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為不可使阿哈瑪特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為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掊

克為功迺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剥無遺毳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圖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禄者議者出皆謝

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本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甞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二十二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

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宫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耶各拂袖去然竟得少舒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二十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為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迺請入奏事大略言疲國家可寶

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
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
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祇適王公惲雷公膺荆幼紀許楫
孔從道十餘人為按察使又舉徐公次魏公初為行臺
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方是時僧格當國用事寵奉方熾
自近戚貴臣見僧格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以舊臣任
御史號不易為僧格令人風公贊已功於上前公不答
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

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而誅責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益深乃摭拾臺事百端公曰與辯論不為屈於是具奏僧格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

也僧格日誣譖公於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戇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譖遭斥辱者不一公徒以區區之誠賴天監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時又欲奪民田為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為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以經具奏上以上命命之曰老人畏寒須暄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内侍視饌

公每講説經旨必傅以國朝故實丁寧譬喻反覆開悟
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入
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為謹不敢
以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宫
牆哀慟幾墜馬下同列爭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
推公曰先帝漢人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
相對哭失聲今上皇帝將即位於上都太后命公從治
裝賜鈔百定以行既即位巡狩薩布拉公奏曰先帝新

棄天下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先帝時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向見至尊甚憐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

至渥賜鈔三百定至於金衣玉帶紫笠寶環之賜皆追
成先帝之業也是年詔修先帝實録陞資善大夫知制
誥兼修國史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勲績
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
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之特加
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子官鄉郡便
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於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
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禰輙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

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為學以誠實為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為華靡其從政寛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為己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藴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頼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

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己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為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世祖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册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

士也故天下之士争歸之與人謀至忠欵故國人有為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為開導訓誨足以歆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葢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人士貞士亨為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裕宗東宫

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恒承務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珌次適周俶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張繼祖次適侍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敭歷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行事梗槩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

狀大德七年三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集狀

傳

王貞傳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齊勤特穆爾特穆爾布哈稱使者扣北門入坐中書末明召集百司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其完顏副使於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而二人實來齊勤者累朝退黜不用布哈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

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使愀然嘆曰大夫塔齊也貞因以其說徧告樞府大臣及其幙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之院官親與名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他變别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庶幾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事未可知而諸君之罪大矣聞者皆震慄是其言而不能發也其後事定中書召貞為丞相掾貞字吉甫保定唐邑龍華人云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逆順之辯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巽懦卒無以充其所明而狃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義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則發於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則有小位有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也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已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采擇紀載云

李彖賢傳

李彖賢諱崇德長沙醴陵人世以儒名家自其父兄以上多稱鄉先生大德中彖賢獨以材學辟湖南憲府史湖南宣慰使華善者故丞相楚公阿爾哈雅之子也楚公取長沙有功華善自幼時總父兵鎮長沙及為帥頗驕肆郡有織官極絲縷文采之良充貢尚服華善輙私取之廉訪僉事李棟以職事將劾治之華善懼使人告李棟於朝曰棟立券强質醴陵民田實不予直明年責

民以直取田又遣間激怒朝貴故人以事聞有詔中書省御史臺遣人雜問之使者至華善召田主若證佐嚇之曰不如制使指意禍且不測至庭皆狩告者言棟分必死無口可自解象賢在證中會遷廣東憲史不得其辭獄弗具立遣遽逮至即具對使者徒待一語成之象賢乃直視田主曰吾實見汝得錢且汝手自閱天其可欺邪制使疑且怒稍陵辱象賢象賢曰古人有言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我終不以附會成李公死辭氣明辯使

者雖盛氣訊鞠辯益明衆色變言益錯遻使者乃得其情棟不死湖湘之間人人言象賢而風紀之司益憎其人矣象賢今積官至第六品所至嚴而能恕寛而有制吏畏民愛亷不自矜好賢者固深敬而忮忌者亦無間言歷官皆在州縣未嘗有纎介吏責又為難能焉史官虞集曰予在國史執筆論大人君子勲伐德業甚盛而世有卓行竒蹟或以微遠不見書悲夫棟予故人身佐憲府乃質所部民田雖實與直猶非是予不能謂

棟說也嗚呼世之畏威顯誣成人之罪寃死者何限姦虐者不足論彼巽懦不自立卒自陷於罔人之列觀象賢之事亦可以少自振矣悲夫

祭文

祭袁學士文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睠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列府卿士以還民或莫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師友是求問學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隊遺老或憖力接淵

懿家藏多書侔昔石渠下至琴奕亦最其腴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間言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以賁延後先京師於時同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辯或同有定無諠公泰而舒我蹇亶跋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勗我慰我亦喜優游自詑其果曰易春秋曾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不癈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忌庶其在子言猶在俄以訃來

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萎璧府星隕伊邦之瘁伊道之閎區區深悲莫致之託託公鄉人致此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潘博士文

嗚呼惟君負奇挾剛與俗寡諧奮其雄辭邁於等儕國史編摩歴躋顯階成均之來韋與子偕正道是崇邪說是排學海狂瀾浩乎靡涯庶幾同舟有濟無乖如何不淑百厲攻骸奄然永隔風雪蕭齋遣車首丘丹旐掩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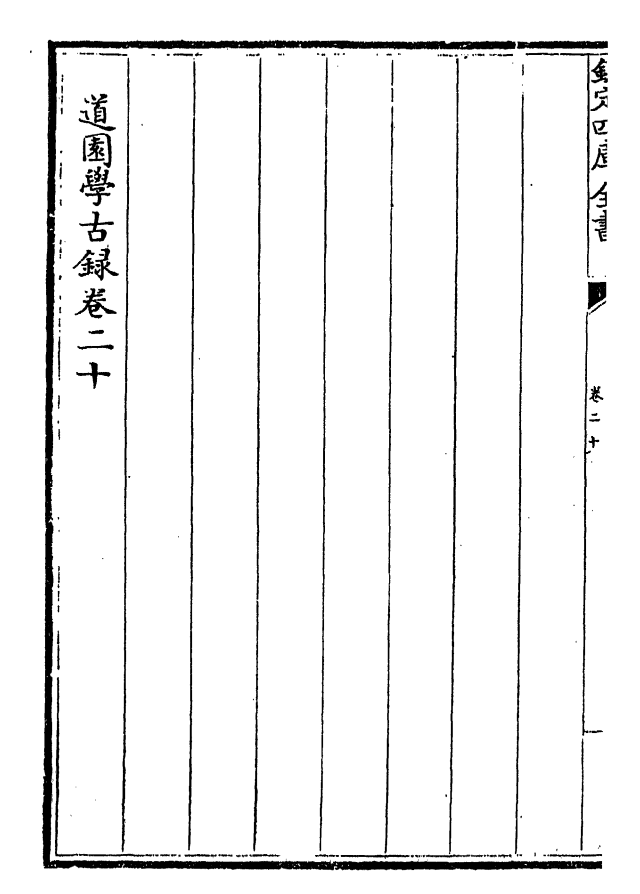
一奠寓哀莫旣於懷嗚呼哀哉尚享

謝先生誄

有簡差差有韋貫之有畫有章錯具贊之歷時聖神誕受於天匪私匪虛以命我人孰抉其奇入遯於荒孰迷於微孰其徒行誦言如何瞽言如訛致用則那世則孔多維謝仲直氏受簡有自以經以緯以表以裏以知存亡以通變之理相彼炎火日熄於燬惜予不辰興逢於其隊天遂降喪國武以蹶具曰多士朋昏以世蕩蕩川

流莫知其濟防不制於潰即淪於圯維哲時閔載號載
倡彼為不聞覆謂我狂亟伐鼓以告予手弗勝彼靡𥚃
食息弗興弗麠時之逝矣既莫之逮命之訖矣亦莫之
噫曰予有咢有咢有截我哭於庭茍無墜我祀日窮於
天靡有旦矣川息於海靡有畔矣倀倀中野曷其歸矣
𥩍𥩍有躬曷其為矣有山維夷九折其蹊予陟降茲釋
我寤懷素冠纚纚屨數數兮纍纍無容視莫莫兮莫昵
匪親宛其不識孰是造艱辜予以縶有馬有馬北首於

風中道舒舒以究于心陵藶而夷梧不實矣黍稷則有鳳不食矣嗟不終食離不淑矣車庳莫升長不復矣嗚呼哀哉木之云撥返復於土夙誓定命即終於所生有不取饑有不禦妥乃瞑矣我志卒獲烏乎哀哉言瞻河洛言索其故或建五以御或虛九以著或畀或否執子之手誕未遑於訪天弗遺叟烏乎哀哉服勤終遠有嘉弟子謀謚 水臧菜室以祀於父母之邦神具寧止嗚呼文節亡愧於予紀



道園學古録卷二十